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八回 解毒蟒大擾台祭神 除凶僧小豪傑定策

話說柳遲聽趙振武說到這事，又忍不住插嘴笑道：「哦，你於今說起這事，我也想起一件事來。我師傅呂爺爺初次到我家來的時候，我記得曾提過這回事，那兩個高足，就是那兩隻大鷹，還不僅偷吃了兩條鹿腿，並偷吃了臘鹿子和臘豬肚腸。」趙振武點頭道：「那些東西也被偷吃了，我卻不知道。我只知道當時呂宣良所說，面上很覺有些難為情的神氣。隨即撮口長嘯了一聲。梅花道人忙起身搖手道：『這算不了一回事，你將他們叫來幹甚麼呢？何況我並不曾推算，不敢斷定是他們吃了？即算確是他們吃了，吃也吃到了肚裡，難道還叫他們來責打一頓麼？也未免顯得我這東道主人太寒酸了。』梅花道人雖是這般說，呂宣良的嘯聲已發將出去，不能收回來。兩鷹剛躲在樹林裡各將一條鹿腿吃完，聽了他師傅的嘯聲，不敢不到，只得飛到樓上窗口邊站著。我高祖一見，不禁大吃一驚，然而心裡卻明白在大西門岸邊看見的，就是這兩隻大鷹。呂宣良指兩鷹大罵了一頓，只罵得兩鷹低頭縮頸，渾身戰慄不止。梅花道人代替求情，呂宣良才漸漸的平了氣，大喝一聲：『滾開些！』兩鷹如得赦旨，真個就身一滾，轉眼便衝上半天去了，好像不敢撲翅膀，驚動了樓上的貴客一般。」

「不一刻，小道童開上飯來，留我高祖吃了飯。梅花道人從提裡取出一副弓箭，送給我高祖道：『大人不要輕看了這副弓箭，這弓雖是軟胎，尋常最強的硬弓，□把也趕不上這一把，大人用時自然知道。這箭有貧道的符篆在上，憑仗大人的威福，雖在百里之外，不愁射不著妖魔。煩大人親手帶回衙去，今夜不到二更，那毒蟒必照前昨兩夜的樣出來。大人可在初更以後，二更以前，將督撫印信帶在腰間，並帶了這副弓箭，儘管乘坐大轎，開鑼喝道，多帶護衛之人，使一般愚民知道是憲駕到了。預先在河邊陳設香案，大人一到，就對天焚香禮拜，默禱虛空過往神祇暗中保佑。等到河面有熱氣上騰時，便是將要起霧了，大人即可拈弓搭箭等候。天燈就是那惡物的兩眼，雖在濃霧裡看不分明，然只管對那發光之處射去，自有妙用，那惡物受了這一箭，免不了有一番大作，有貧道和呂兄在此，惡物既經受傷，大約還不難制止。大人射過這箭之後，回衙即須暗中派人傳諭城內外各藥店，如果見有瞎了一隻眼的和尚來買眼藥，務必拿極厲害的爛藥給他，縱不能把那惡物爛死，然能將他的眼爛瞎了，永遠不能看見，也可少造些孽。』我高祖受了那弓箭，即刻作辭回衙。」

「這夜遵著梅花道人的話，在河邊等到雲蒸霧湧的時候，兩盞天燈閃的而出。我高祖也不管相離有多遠，弓力能射到與否，只對準那方一箭放去。真是作怪，那箭一離開弓弦，箭鏃上發出一種響聲，就和響了一個晴天霹靂相似，響聲還不曾停止，那對天燈已同時熄滅了，只見兩道金蛇一般的白光，在天燈附近之處，來回繚繞了幾次，便也熄滅得一無所見了。轉眼之間，仍是雲霧消散，一輪冰盤也似的明月，隨即湧了出來。」

「次日，九芝堂藥店才開張，果然那個披紅袈裟，執鐵如意的老和尚來買眼藥，左眼閉著，流血不止。九芝堂的膏丹丸散，素來是很有名的，因我高祖已派人吩咐了給爛藥，當時就包了些極厲害的爛藥給和尚，從此以後，便沒人再見過那和尚的面。我高祖也不久離了湖南，沒遇著金羅漢和梅花道人，不知道那毒蟒究竟怎樣了？柳遲笑道：『我做小孩子的時候，也曾聽人說過趙撫台射蟒的事。只因不知道我師傅和梅花道人在內，不相信有這種事。以為如果有那們大的毒蟒，也決不是一個文官用箭所能射傷的。既有我師傅在內，這事就無疑義了。』」

趙振武忽然向柳遲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道：「既是師尊呂爺爺教老兄來搭救一個貴人，並教老兄在此地等候巡撫部院的人來，雖不曾說明貴人是誰，但是他老人家既說等候巡撫部院的人，可知教老兄搭救的貴人，必不是別個。我於今就是為一個貴人，自前日出門私訪，至今不曾回衙。我昨天尋訪了一日，沒有著落，只因這事關係重大，不能給外人知道，尋訪起來，更是為難。老兄是奉呂爺的命，特地前來搭救那貴人的，這事便不妨向老兄明說。不曾遇著老兄的時候，我已疑心到紅蓮寺了，此去就是打算到紅蓮寺探尋。不過沒有想到紅蓮寺的和尚，竟敢做出那些無法無天的事來。只因我們大帥素來信佛，自到湖南巡撫任上，就聽得紅蓮寺是湖南全省最清淨最莊嚴的叢林，方丈和尚的學問人品更了不得，所以我們大帥到任不久，便親自去紅蓮寺拈香，與方丈和尚談得□分投機。從那次以後，曾五次派人接那方丈來院裡講經。可惡那方丈擺架子，僅來了一次，會談片刻就告辭走了，兩次都推病不來。我們大帥平日最欣喜遊山玩水，雖是官居一品，然時常青衣小帽，裝出尋常人模樣，一個隨從的人也不帶，獨自走出來。或在城裡三街六巷遊覽，或到城外山野田畝之中，拉著種田的砍柴的，談論些人情風俗。各縣守城的都認識他老人家就是卜巡撫。」

「每次見他老人家獨自步行出城去了，便立刻到院裡來報，我們帶了人去迎接，□九得挨一頓罵。這回他老人家早幾日對左右的人說，今年的中秋節，尋找一處很清淨、很雅潔的地方賞月才好。左右的人回說，上林寺、開福寺、妙高峰幾處，都很清淨高雅。他老人家沒置可否。到□四日下午，我們見北門守城的來院裡報告，才知道我們大帥又獨自出北門城去了，我們回屢次帶了人夫轎馬去接，都得挨一頓罵，雖聽了守城的報告，仍不敢就去北門外迎接，直到黃昏時候，還不見大帥回來，我們只得去城外找尋。誰知尋到初更過後，尚沒有尋著他老人家的蹤影，滿院的人都嚇慌了，又不敢張揚出去，恐怕一時驚傳不見了巡撫，因而鬧出房的亂子來，遵太太的吩咐，不許向外人提出半字，對一切上院來拜節的官員，都說大帥有病，不能起床，暗中卻派了好幾班人，出四城尋訪。」

「昨日整整的尋訪了一晝夜，毫無消息。我思量：我們大帥既和紅蓮寺的方丈和尚說得來，幾番迎接那禿驢不到，莫不是我們大帥偶然高興，步行往紅蓮寺找那禿驢談禪去了？因此我才帶了這麼個人走到這條路上來，想不到在此地遇見老兄。」柳遲道：「我常聽得人說，現在這個卜撫台，是一個極清廉剛正的好官，他有難，怪不得我師傅打發我前來搭救，不過據我看紅蓮寺那賊禿，其所以敢是這們無法無天的作惡，一則因仗著佛寺的左右前後都沒外人居住，無論甚麼事，只要自家人不去外面漏出消息，外面決無由知道。二則因各賊禿的出身來歷，大概都不是正派安分的人，各自都仗著會些武藝，越做越膽大。我料想他們擄掠婦女，搶劫銀錢的事，斷不在近處地方下手，至少也得出湖南境界，手腳做得乾淨，出事的地方，就有著名的捕快，只因窩藏的所在太遠，事後從那裡去破獲呢？此番若不是這位陸小青兄於無意中看見多少鬼魂，聚集在琉璃燈下拜佛，也無從看出寺裡的破綻。這也是眾賊禿的惡貫滿盈，該當破露，才鬼使神差的教陸小青兄來這寺裡借宿。若不如此，我就奉了師傅之命來寺裡搭救貴人，然既不知道貴人是誰，又不知道貴人如何在寺裡被困，寺中寂靜靜的，看不出那些賊禿一點兒為惡的證據，這時便遇著你們，我因不知道紅蓮寺究竟是何等樣的地方，也就沒有把握幫你們去搭救貴人。只是於今雖已看破了那寺裡賊禿的行徑。但要去搭救你們大帥，就只我們這□來個人去，恐怕救不出大帥來，倒把事情弄糟了。此刻你們大帥被困在紅蓮寺內，畢竟是怎樣的情形，雖不得而知。然那些賊禿既不敢下手將一個堂堂的巡撫困住、彌天大罪已經闖下來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必已有了準備，我們這裡統共只有□一個人，就是都有驚人出眾的本領，也不容易從那種龍潭虎穴裡面將你大帥安然救出，何況你帶來的這八位伙計，只能湊湊人數，不能靠他們做事的呢？」

趙振武聽了著急道：「然則我們將怎麼辦呢？難道因人少了，便不去救嗎？」柳遲道：「紅蓮寺這種害人的巢穴，就是不將卜大帥困住，也得斬草除根，不許他們再能害人。然要不許那些賊禿漏網，惟有你趕緊回省城去，火速調一標人馬，前去將紅蓮寺團團圍住，方能不使一個得逃脫。不過此刻既有卜大帥被困在內，投鼠忌器，不能就這們領兵去圍。我和陸小青兄先回到紅蓮寺去，見機行事。我料卜大帥為一員封疆大臣，應有百神呵護，不至為賊禿所算，或刁天之幸，我兩人能不動聲色的將他先行救出，你們的兵方來圍剿，固是再好沒有的事。即算我兩人的力量弱，不能做得那們乾淨，也務必在裡面盡力保護他，使不至為賊禿所害。」趙振武連忙對柳、陸兩人一躬到地，說道：「能得兩位先去寺內暗中保護大帥，這件功勞真了不得，兄弟就將這千斤重擔，付托兩位老兄了。」柳、陸二人也連忙還揖。趙振武率著八個巡撫部的親兵，匆匆回頭去了。

柳遲向陸小青說道：「我從小就是個慕道法喜修真的人。不問多大的功名富貴，於我都沒有緣分，我也不把富貴看在眼裡。這

回卜撫台被困在紅蓮寺裡，非你我不能將他救出，將他救出之後，這件功勞確實不小。你在青年就練得這們一身好武藝，將來的前程不可限量，而這回的事，說不定就是你進身的機會，所以有這般湊巧。」陸小青道：「我承老哥救了我的性命，老哥教我怎麼辦，我便怎麼辦。至於做官賺錢的兩樁事，老哥是修道清高的人，果然不看在眼裡，就是我也從來不曾將這兩樁事放在心上。做官，我沒有學問，朝廷名器，不是我這種草茅下土所可濫竽的。銀錢這樣東西，先父母棄養的時候，遺傳給我的還不少，足夠我一生的衣食。並且這回搭救卜撫台，全仗老哥一人之力。我在紅蓮寺被困的時候，自己尚不能脫險，若不得老哥援手，此時早已死在那些淫僧手裡了。我縱年輕不知廉恥，何至貪老哥的功勞，做自己進身的機會呢？」

柳遲哈哈笑道：「你把我這話的意思弄錯了，你以為我是和你謙讓麼？我雖是今日才初次與你見面，然你的性情舉動，與我□分投契，我很有心與你結交。你我既一見如故，說話就用不著客氣。你要知道世間人各有各的路數不同，不是富貴這條路上的人，便癡心妄想的去求富貴，富貴終輪不到他頭上來。反轉來說是應該富貴的人，便視做官為畏途，見銀錢如仇敵，竭力的想躲避，也躲避不了。我自知於富貴無緣，並不是故意這們說」。陸小青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是現在卜撫台還不知是怎樣的被困在紅蓮寺，我們即打算竭力去搭救，就應該趕緊前去，看如何方能救得出來？這些救出來以後論功行賞的話，似乎可以不必早計，就是我也未見得便於富貴有緣。」

柳遲搖著頭笑道：「我何嘗不知道論功行賞，是救出來以後的話，用不著在此刻計議，並且救出來以後論功行賞的權，也在卜撫台，不能由你我私相授受。你知道我在這時候，特地說這話是為甚麼呢？因為我這回奉師傅的命來救卜撫台，其中另有一種原故，我本人不宜露面。我師傅自己的能為，雖已登峰造極，是不待說，他老人家沒有幹不了的事。若得他老人家親自救卜撫台，真是不費吹灰之力，何以他老人家不親自來呢？即算是他老人家懶得親自煩神費事，在他老人家門下的大徒弟，以及同道的晚輩，比我能為高出數倍的，不知有若干人？何以不打發他們來救，卻偏要我這個初出茅蘆的小徒弟來呢？就是因為紅蓮寺的賊禿，行為雖與吃人不吐骨子的妖魔相似，來歷倒很是不錯，犯下了這種彌天大罪，由官府用國法來懲治他，那怕懲治極慘酷，罰浮於罪，也不要緊，他們同黨的只能歎息委之氣數，不能怪人。只一聽得有崑崙派的人出頭幫助官府，那麼他們同黨的一股怨氣，便不問情由的都結到我們崑崙派頭上來了。我師傅明知這回救人，救得好便沒事；救得不好，就是替崑崙派結下一個大大的冤仇。待坐視不救罷？一則違反他老人家平日行俠做義的素志；二則恐怕紅蓮寺賊禿之無法無天，將來國法若有伸張的一日，必拖累到崑崙派身上。再三審慎，因我是個不曾走過江湖的人，外人少有知道我名字的，出頭來幹這件事，或能瞞得過去。」

「我仔細思量：既不可替崑崙派結怨，我於今雖說在江湖上沒有聲名，認識我面貌的人更少，然能保將來永遠不到江湖上行走麼？這般重大的一樁事，是誰幹出來，便是沒事名也有聲名了。如果昨夜不遇著你，我奉命而來，說不得也只好出頭露臉的做去，天假其便，有你在這裡，我何不讓你一個人出頭，我始終的暗中幫助呢？你沒有派別，論根源更可說是官府這邊的人。我在暗不出頭，也不居功，也不任咎，免得替崑崙派結下無窮的仇怨，你的意思以為如何呢？」陸小青笑道：「既是老哥有這種不宜露面的原因，此去便不露面便了。莫說老哥還跟我回去。許我在暗中幫助，就是老哥不去，教我一個人去做，我只要力量做得到，拼著性命也得去幹一幹，不要耽擱了，我們就此去罷。」二人說畢，仍回身撲奔紅蓮寺來，不知二人如何搭救卜巡撫？且待下回再說。